

## 第一章 少年的祕密

鬧哄哄的教室中，一名少年注視著手機中的備忘錄，一旁的好友叫喚了他好一會，他才反應過來。

「喂，阿承，叫你呢！看什麼看得這麼入神？」

見友人似乎想要湊上前來看，江承望連忙將手機螢幕關掉，「沒什麼，你剛剛說什麼呢？」

眼見老友這明顯迴避的態度，何銘安倒也沒打算再繼續探究下去。

反正就他所知，眼前這人就和自己一樣，單身狗一隻，所以手機裡大概也沒什麼有趣的祕密好探究。

「你剛剛沒聽他們那裡在說嗎？這禮拜錢鑫生日，要在 KTV 裡慶生，你去不去？」何銘安伸手指向不遠處鬧哄哄的一團。

身為飽受課業摧殘的高二生，前些日子段考剛過，一群年輕的小伙子自然會想去哪裡解放一番，此時生日會這樣一個熱鬧的活動，便顯得格外吸引人了。

江承望往人群中央的那道身影望去——一身為本次活動的主角，錢鑫正在針對活動安排侃侃而談，表情很是得意。

「我會包下最大的一間包廂，當天所有的消費都算我的。」

聽到錢鑫的話，周遭的人們又是一陣歡呼。

「哎，有錢人就是不一樣，要是我也有那麼多錢就好囉！」聞言，何銘安不由得感慨。

錢鑫是個人如其名的有錢又多金之人，但江承望與好友們私底下更喜歡叫他：低配版花輪，因為他雖然有著同樣一副富家少爺的調調，但無論是相貌、家產還是才華，都比動畫中塑造的那個角色還要差上一截。

當然，這只是相對而言，比起江承望和何銘安這樣的平凡老百姓，父親是某公司大老闆的錢鑫仍舊是富得流油的。

眾所周知錢不是萬能，或許金錢無法買到真誠的友情，但一個出手大方的有錢人，只要個性不要太機車，還是會有很多人願意和他玩的。

錢鑫便是這樣的一個人，或許乍看感覺有些高傲囂張，其實個性還滿好相處的，和班上的同學們玩得也都還不錯。

然而，江承望卻不怎麼喜歡他。

他發誓，絕對不是自己仇富什麼的，而是因為……

「你們在聊什麼啊？這麼熱鬧。」此時，一名少女款款從前門走了進來。

在江承望的眼裡看來，一剎那，周遭的氛圍全變了。

少女的長相清麗、長髮飄逸，加之落落大方的氣質，像極了青春校園劇中的女神。

那是趙映如，江承望暗戀許久的對象。

「在說這禮拜我的生日會，映如，妳來不來？」見到來者，錢鑫瞬間變得一臉癡迷。

江承望不禁在心裡「硍」了聲。

這才是他對錢鑫看不順眼的原因——誰能對情敵有好印象？

聽到生日會的事，趙映如似乎挺有興趣，隨即加入了眾人的討論。

「喂，趙映如好像也要去耶，你呢？」見狀，何銘安又問道。

「不——去——」江承望有氣無力地拉長了語調，「我那天有事。」

「我知道你看花輪不順眼，不過這也是個接近女神的好機會啊！還是你想塑造出一種充滿神祕感的特立獨行形象？不過那種孤獨一匹狼，也就電視裡看起來帥，現實生活中，就是個邊緣人。」江承望對趙映如有意思的事，何銘安也是知道的，清秀漂亮的女神，誰不喜歡呢，他也挺欣賞的啊！

「我是真的有事。」江承望也頗感無奈。

雖然看錢鑫有些不順眼，但真要說起來，兩人也沒什麼深仇大恨，他確實是不介意親自去祝賀他生日快樂——順便免費吃了個爽。

「才剛考完試，你是有什麼事啊？難不成真的偷偷交了女朋友？不不不……哪有可能啊。」

雖然說的是事實，但如此迅速的否認，還是讓江承望感覺受到傷害了。

「既然你不去的話，那我就自個兒去囉！下禮拜再和你說好不好玩，聽說現在KTV的菜色越來越精緻了耶，有牛肉麵、炸雞什麼的……我一定要吃到爆！」看著笑得一臉燦爛的好友，江承望覺得自己悲傷極了，肚子也因為那一串的料理名稱，而感到有些餓。

天知道他已經吃了一個禮拜的素了……只希望這週末的事情能趕緊結束吧！

待好友回到座位後，江承望又拿起了手機查看。

有關他這禮拜不能去生日會的原因……真要說出來，不知道比起他偷偷交了女朋友，哪個理由比較可信。

之所以選擇缺席，恰好也和某個生日有關——活動預定的那一天，恰好是當地的城隍祭，城隍爺祂老人家誕生的日子。

閉上雙眼，江承望感受著毛筆在臉上濕涼的撫觸。一筆、一劃、一個彎勾、一個迴圈，他知道，記憶中的那張臉譜，正在逐漸成型，趁著這個空檔，他也在腦海中複習著動作，每當這種時候，他總會感到思緒特別平靜……

「好了。」

聽聞聲音，感覺對方停下了動作，江承望睜開雙眼，在一旁的鏡中見到了自己。深綠為基底的臉譜，配上以鮮紅、純白等線條勾勒出的火燄圖紋，使得他的整張臉看起來繁複而多彩，由額頭垂直延伸至下巴的三點亮金，更是如畫龍點睛一般，使得他的模樣更加令人印象深刻。

無論看了幾次，還是會令人不由得眼睛為之一亮啊——他不由得心想。

收起心中的感慨，他披起甲冑、戴上盔帽。不一會，整裝待發的他已是人們心中那個威武猙獰的形象，城隍座下官將首之一——傳聞中負責減損惡人壽命的捐將軍。

若是這副模樣被班上那些人看見，別說減損壽命了，我肯定會立刻社會性死亡。

頂著一張威武的臉譜，他有些不合時宜地這麼想道。

在學校裡，江承望是個各方面都不特別突出的平凡學生，但這樣的他，卻有個不知算不算是特別的祕密。

在他們鎮上，有間歷史悠久、香火鼎盛的城隍廟，廟裡有個家將班，培養著一支官將首陣頭。每逢城隍誕辰等重大活動時，由五名官將首組成的陣頭，便會做為開路先鋒，隨著城隍的神轎出巡。

五名官將首中，包含一名損將軍、兩名增將軍、一名虎爺將軍及一名引路童子。江承望從八歲起就加入了家將班，至今也快要十年了，跳的是損將軍的位置——就一個偶像團體而言，相當於是C位的存在，總是站在最中央，手持長戟的模樣看起來威風凜凜。

但江承望其實不太想要這種威風。

和許多年輕人一樣，他並不太相信神明的存在。

若是爺爺知道他一直抱持著這樣的想法，不曉得會不會從墳裡跳出來揍他一頓——江承望有些無奈地心想。

江承望的爺爺曾是這間城隍廟的廟祝，因為這個原因，江承望童年裡有許多時間都是在廟裡度過的。

但事實上有關童年的記憶，他都已經很模糊了。

八歲那一年，他曾經生過一場讓眾人都束手無策的怪病，幾乎要奪去了他的性命，父母帶他去了好幾家醫院都沒法子治好，最後是爺爺虔心向城隍祈求，才救了他一命。

身為事件的當事者，江承望完全沒任何印象，只是身旁的大人們都是這麼和他說的，而做為對城隍爺的回報，他在那之後就加入了家將班，成為城隍座下侍者，伴神出巡。

江承望總覺得這事聽起來就只是巧合，他還是對神明沒什麼信仰心，但畢竟是老人家的心願，他還是應下了。

在爺爺過世後，他也想過要不要退出家將班，然而……

雖然不似爺爺那樣虔誠，或許是由於他幼時那次重病的經驗，對於那些神鬼之事，爸爸還是挺敬畏的。

「你去問問爺爺吧！若是爺爺同意，你再退出。」

當時聽到自己提出的要求，爸爸是這麼說的，於是他便正經地到爺爺的牌位前擲起了筊，想著擲筊這件事就是機率問題，一次擲不過，多擲幾次總會過的。

可不料，他就這麼連續擲了十幾個陰筊——這結果讓他都想要去買張樂透了。

他記得台灣很多廟宇新年都會有擲筊大賽，若是連續擲出最多次聖筊者，便能得到汽車等大獎……他想，若是將比賽規則改一改，並且將比賽地點改在爺爺牌位前進行，能連續不斷擲出陰筊的自己，肯定妥妥是冠軍候選。

擲筊始終擲不過這件事情，他至今仍舊無法解釋，不過退出家將班算是沒門了，就算他不在意，父母也不會准——見識到自己連連不斷的陰筊時，他們臉色發白，還為此趕緊奉了盤爺爺生前愛嗑的瓜子，讓他請城隍爺別和自己這死小孩計較。

總之，他的官將首生涯，就這麼繼續。

眼下不遠處的 KTV 包廂裡，正洋溢著年輕人的歌聲與歡笑，而隨著其他官將首們走出廟門的江承望迎向的是熱鬧的鑼鼓喧天，與熱情信徒們的翹首盼望。相距不遠，卻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。

忙了一整天，等到活動結束時，天色已經完全暗去了。

城隍廟的辦公室裡，下了班的家將成員們領取了他們今日的活動酬勞後，便紛紛離去。

雖然是打著為神服務之名，但所謂的迎神陣頭，其實就像是一種表演，所以他們這些跳陣頭的家將們，是有錢可以拿的。

廟埕裡，數著自己今日出陣的收入，跳增將軍之一的阿禾很是滿意，見到呆站在一旁的江承望，他挑了挑眉問道：「阿承，待會哥們幾個要去喝一杯，來不來？」

「禾哥，我還沒成年呢。」聞言，江承望有些無奈地笑笑。

阿禾的身材高大，一雙手臂上佈滿了花花綠綠的紋身，模樣看起來很是凶悍，若不是對他的為人有所瞭解，江承望大概也會如同大部分人一樣跟他保持距離。

聽到江承望的回答，阿禾也沒再多說些什麼，揪了幾名同伴便準備狂歡去了，「走吧！一星期沒碰到肉味，嘴裡都要淡出鳥啦！」

抽菸、喝酒、混黑道……這大概是許多人對他們這些跳陣頭的人的印象。

江承望知道自己的家將班已經算是管理得相當嚴謹的了，禾哥他們幾個雖然外表凶悍，但都不是什麼壞人。

可或許是因為那些在人們心中根深柢固已久的刻板印象，對於自己在跳陣頭一事，他始終當成一個最高層級的祕密，不敢輕易讓周遭的人們知曉。

「阿承，大家都回去了呢，你怎麼還在這？」一名長相斯文的年輕男子從辦公室裡走了出來。見到還杵在廟埕裡的江承望，他問道。

「文哥。」江承望朝來者打了招呼。

文哥是廟裡家將班的負責人，長相斯文，總是穿著白色襯衫、戴著細框眼鏡的他，看起來跟氣質凶悍的家將成員們挺格格不入的。

江承望剛進家將班那時，文哥便已經在班裡了，看起來就像個剛從大學畢業不久的社會新鮮人。

據說他還是從國內最高學府畢業的，幫忙管理廟裡的事務也有好些年了，家將班裡幾個個性難搞的成員，都特別聽他的話。

「你看起來心情不太好，有心事啊？」文哥說著就走到了他的身旁。

對於文哥，他始終有一個頗為疑惑的地方，兩人的交情還算不錯，他就直接問了，

「文哥，你當初為什麼會想要來廟裡幫忙啊……」

雖然黑道小混混什麼的有一部分是人們的刻板印象，可事實上也確實有這些身分的人群，而且來跳陣頭的年輕人裡，有不少是因為在學校裡讀書讀不好等原因，被父母送來賺個外快的。

在成為廟裡家將班的負責人之前，文哥也跳過幾年的陣頭，但明顯不是因為前述

原因。

聽到江承望的話，文哥愣了愣，「我來廟裡並不是當志工，而是有薪水可以拿的你知道不知道？而且還不少。」

真是個現實至極的原因，但江承望所預期的答案，並不是這個。

雖然他並沒有將當下的感受表達出來，神奇的是，文哥似乎看出了他心中所想，笑著回答，「你是想問我信不信神嗎？信啊！為什麼不信。」

文哥轉頭往身後望去，江承望也跟著看過去，大殿中的燈火從門中傾瀉而出，在暗夜中看起來格外耀眼。

江承望想，待會文哥應該就會說起自己如何產生信仰心的故事，或許是像幼時生了重病那樣富有戲劇性的……

「反正也沒什麼損失。就算神不存在，對我也不會有什麼負面影響，要是神明真的存在，我就賺到了呢，怎麼想都不虧。」文哥給出的理由，依舊是相當的實際。文哥大學的時候，唸的約莫是經濟相關的科系。

「這樣啊。」

江承望也說不清自己為何會如此執著這個問題，明明他自己也沒多虔誠。

或許，他是想起了自己的爺爺。

印象中，爺爺是個全心全意侍奉神的信徒，對於這位庇佑自己多年的神明，他的心中總是充滿著感激。

所以他總不禁想，究竟是怎麼樣的理由，會讓爺爺終其一生信念都那樣的堅定不移呢？或許死後也是依舊堅定？

還有今日出陣時沿街看到的信徒……他們眼中的熱情，自己每每見到時都會心生感慨。

反觀自己——剛剛他看了一會手機，見到了錢鑫生日會的照片，他跟大家明明是同樣年紀的學生，卻像是身處在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。他總覺得懷揣著一個祕密的自己，始終無法徹底融入他們，但對神明毫無信仰之心的自己，也不屬於這個香煙渺渺的世界。

在文哥看來，身旁的少年似乎又陷入沉思了。

「阿承，我記得你當初是因為江爺爺的關係才會進來的吧！那你自己又是怎麼想的呢？你會討厭跳陣頭嗎？」他問。

「說討厭……當然是沒有。」江承望沒有多想地便答道，事實上，他或許還滿喜歡的，喜歡上場前的屏氣凝神和活動結束後的酣暢淋漓。「就是覺得這樣的興趣在班上感覺還挺格格不入的，而且我其實並不怎麼信這些，面對那些相信的人……就感覺心虛。」

那些虔誠的信徒們，是相信在神轎前為城隍爺開路的自己，心中和他們一樣有著信仰的熱忱吧？若是他們知道自己其實根本不信這些，又會怎麼想呢？

聞言，文哥默然不語地注視了江承望好一會，才好像有點感慨的開口，「看不出你這小鬼心思這麼細，其他幾個小鬼頭們，壓根不會想這麼多。」

「阿禾剛進來那時，你應該沒見過吧？別說什麼虔誠的信徒了，若是城隍爺有靈，

應該會想出手打他一頓。」

江承望被這個話題引起了興趣。

阿禾的年紀約莫比他大個七、八歲，加入家將班的時間也比他還要早一些，他只記得那時的阿禾很叛逆，身為負責人的文哥似乎時常追著他訓話。

「說什麼讀書也沒有用，早早就輟學了，年紀輕輕就不學好，成天打架鬧事，進了局子好幾次，還是我去幫忙把人撈出來的……」提起這段往事，文哥開始絮絮叨叨個不停，看起來怨念頗深。

「那他是為什麼會想來學跳陣頭啊？」

「賺錢唄。」文哥回答得很乾脆，「最開始是他爸媽把他扔來這的，說是家裡管不了了，看能不能讓城隍老爺管教管教……開玩笑，城隍爺吃飽閒著啊？自己生了孩子不管，還指望讓神明管。」

江承望覺得，文哥的語氣聽起來還挺氣憤的，這背後的故事或許比想像中複雜。

「那臭小子也覺得，反正爸媽對他也不抱什麼期待了，索性就更徹底地擺出一副垃圾樣……總之那副死樣子，我看了就煩。」

文哥所說的阿禾和江承望認識的有著不小的差距。

現在的阿禾也就看起來凶，事實上還意外地挺守規矩，對於出陣前的那些禁忌，他大概是最遵從的一個。

約莫是三年前吧，他正好在出陣前一天巧遇禾哥，那時的自己因為忍受不住口腹之欲，在路邊買雞排，禾哥氣衝衝過來制止的模樣，大概把雞排攤的攤主都嚇傻了。

「臭小子，文哥之前的提醒都忘啦！出陣前一週禁葷腥。」禾哥說完便把剛買的一盒臭豆腐塞給了自己，像道驚雷般殺來，又像陣驟雨般離去。

可憐當時的自己還是個孩子啊，突然遭遇了如此衝擊，當場就愣在了原地，身旁幾名好心路人大概認為自己遭遇惡霸勒索保護費，待阿禾離去後，紛紛上前詢問要不要幫忙報警，殊不知自己啥事都沒有，還白得了一盒臭豆腐。

「其實禾哥這人……滿老實的。」江承望字斟句酌地表達了自己的感受。

「是啊！不只老實，還中二呢。扮成了神將就真以為自己是神了，稍微誇個兩句尾巴就要翹上天了……」文哥說著說著，臉上逐漸流露出了笑意。「我想他也不見得是信神，但因為跳陣頭這件事情，讓他開始相信有些事情是自己努力後可以做得到的……我想，這才是『信仰』最重要的意義吧。」

不是相信神明能為你做些什麼，而是在這個過程中，相信自己能做到些什麼。

江承望一時無言，他沒有想到可以用這樣簡單明瞭的方式，來解釋所謂的「信仰」。

「所以啦，留在這裡的意義什麼的……這樣複雜的問題，如果想不到就先別想了，如果喜歡在這裡待著，就待著吧！」拍拍江承望的肩膀，文哥轉身往辦公室走去。聽著腳步漸行漸遠，江承望仍在原地佇立了好一會，才轉身走進燈火通明的大殿。神桌之上，城隍的金身看起來莊重威嚴，江承望循著記憶裡爺爺做過的那樣，燃起幾炷香，仔仔細細地拜了拜。

或許就像是文哥說的那樣，信一下也不虧啊！

但願有朝一日，我能對自己的選擇不再迷惘。

江承望拜了幾下後，將清香奉上，心中所言，雖寂靜無聲，卻上達天聽。

週一一早來到教室，江承望發現同學們正三五成群的討論著事情，氣氛感覺不太尋常。

「這是怎麼啦？」他走到何銘安身旁的座位，將書包放下。

何銘安不知為何地深深嘆了口氣，「我說阿承啊，還好上星期六的生日會你沒去。」

「怎麼啦，不好玩嗎？」

「好玩，好玩得過頭了！」何銘安的語氣顯得有些古怪。他壓低音量，湊近江承望說道：「我覺得……我們好像碰到什麼不乾淨的東西了。」

江承望愣了一會，「食物中毒？」

「不是、不是那種不乾淨，我們好像是撞鬼了。」

江承望仍舊是一臉困惑。

何銘安拿出了手機，將當中的幾張照片翻給他看，「這是我們那天在 KTV 裡拍的照片，你看看有什麼奇怪的地方。」

江承望接過手機一看。包廂內的燈光昏暗，許多細節並沒有拍得很清楚，但照片中幾名年輕人的笑顏，仍舊是顯而易見的……不，其中一個人似乎沒在笑。

一連看了幾張照片，那人都恰好望向了鏡頭，表情惡狠狠的，像是憤怒極了。

「小杉是遇到什麼不開心的事情啦？這樣生氣。」照片中那名男學生在班上綽號小杉，因為身材微胖又愛吃，名字裡也正好有個「杉」字，而有了這樣的稱呼。像這樣有人請客吃飯的場合，他必然是不會缺席的。

「沒有啊！有得吃自然是高興得很了，又怎麼會不高興？」何銘安聳聳肩，「那天拍完照片後回去一看，就有人發現了，問小杉，他卻說完全不記得這回事了。」江承望這也才仔細看了看教室裡的幾張臉孔，「小杉呢？還沒來？」

「他媽媽一早就打電話來請假了，說是感冒。」

聞言，江承望感到頗沒意思地將手機還了回去，「因為這樣你們就說撞鬼？太牽強了吧！」

「不是都說 KTV 那種昏暗的密閉空間，特別容易遇到不乾淨的東西嗎？」何銘安抱住雙臂抖了抖，「我還是覺得有點毛，放學後去城隍廟拜一下好了。」

事實上正如江承望所說，單就現在的情況，要說撞鬼，似乎有些太牽強了。

班上大多數的人其實也不是真的相信，只是照片中小杉的表情實在詭異，而這樣獵奇的話題向來令人感興趣，所以大家才會討論得如此熱絡，也讓不少人約好了放學後要一起去城隍廟拜一拜，求個心安。

「趙映如，妳去不去？」一名要去拜拜的男學生揚聲問道。

趙映如有些無奈地笑了笑，「你們怎麼還在討論這件事啊？真的很迷信耶，這種時候，不是應該打個電話去關心小杉嗎？」

聽到這句話，那幾名學生有些不正經地嘻嘻哈哈應付過去了。

真正把這件事當回事的人，其實並不多，江承望也是聽過後就放到一旁了，直到又過了一段時間……

三天後，小杉仍舊請病假沒有來學校，這對向來給人強健印象的他而言，有些不尋常。

「林同學明天似乎也要請假。接下來就是週末了，有同學願意去探望他，順便把這禮拜發的講義和考卷拿給他嗎？」今日在班導的課堂上，班導這麼問道。

送講義和考卷給生病的人……看了會病得更重吧？江承望覺得老師的理智已經被蒙蔽了，然而緊接著又聽到他說——

「趙映如，妳和江承望都住在那附近吧？可以麻煩你們嗎？」

班導英明！

見到趙映如應下後，江承望也連忙答應，並且感覺自己承受了不少羨慕嫉妒恨的目光。

經過討論以後，江承望與趙映如打算今天先去買些慰問品，明天放學後再直接過去。

要不，若只收到一疊講義與考卷，對病人而言感覺還真是有些悲慘了。

江承望去買花束、趙映如去買些吃的，兩人分開採買。

來到住家附近的花店，江承望估著班費的預算，選了個價錢適中的花束。

結帳的時候，他見到櫃檯旁的桌面上擺了幾個造型精巧的玻璃罩，玻璃罩內，是朵朵豔麗的鮮花，瞄了眼一旁的標價，貴得嚇人。

「那是什麼？」他好奇地問了問店員。

「噢，那是永生花。因為經過特殊處理，所以和一般鮮花不一樣，不容易枯萎，最近送禮特別受歡迎。」

不會枯萎的花啊……聽起來好厲害。

江承望一眼就看中了當中的一朵藍玫瑰，想起了某位長相清麗的少女，這樣的顏色，應該還挺適合她的。

江承望覺得自己大概是中了什麼可怕的幻術。

等到走出花店，他的手裡已經多了那個藍玫瑰了，而自己原本還算富足的錢包，也僅剩下幾枚銅板了。

之前出陣的錢就這樣花沒啦，他現在又好想趕緊來個活動了，文哥誠不欺人——金錢才是人類最偉大的信仰。

不過換個角度想，這或許正是不錯的時機，明天他不是要和趙映如一起去探病嗎？這樣獨處的機會，可是千載難逢的，他可以在那時候送給她。

江承望與趙映如是國中同學，他不記得自己是什麼時候喜歡上她的了，只記得自己的目光總是喜歡追著她跑，見到她主動和自己說話，自己能夠開心半天。

高中第一天，聽到她那句「這麼巧，又和你同班啦」，江承望感覺自己的心跳多

跳了好幾拍，他想，那正是怦然心動的感覺。

然而即便有了「舊日同窗」這樣的先天優勢，他卻如同班上的其他幾名男同學一樣，與趙映如僅僅是關係不錯的普通朋友。

若就這麼繼續順其自然，他想一直到畢業恐怕還是無法和趙映如有什麼發展。

所以，告白吧！既然花都買了；告白吧！人生難得幾回衝動；告白吧——自己都為城隍爺服務那麼多年了，若祂老人家有靈，肯定也會保佑自己的。

興沖沖的，他下了如此決定，回家後便打了通電話給自己的死黨兼參謀……

「你覺得我趁著明天放學後跟趙映如告白，感覺怎麼樣？」

電話另一頭，何銘安沉默了好一會才說：「我覺得你有病。」

好在江承望是被吐槽吐習慣的，沒那麼容易受到打擊，「你也知道我一直喜歡她啊，明天不正是個不錯的機會？我連花都買了。」

「蛤？班費不是讓你這樣公器私用的！」

「我用的是自己的錢。總之你給我出個主意吧！是要在去的路上說呢？還是回程再說？去的時候說，我怕去見小杉時氣氛會有些尷尬，探病完後說，氣氛又或許會有些沉重……」

「等、等一下……」何銘安連忙打斷了好友的絮絮叨叨，「所以你是認真的？你是真的喜歡趙映如喔？」

江承望覺得有些莫名其妙，「不是老早就說了嗎？」

「不、不是。我以為你對趙映如的喜歡是對偶像的喜歡，很多人不都是這樣的嗎？」何銘安頓了一會，舉例說：「就像我也喜歡林志玲啊！可我從來沒想過她能當我老婆。」

「那是因為林志玲不會成為你的同班同學。算了，你的意見好像也沒什麼建設性，掰。」

掛斷電話，江承望對自己人生中莫名被浪費掉的五分鐘默哀了一會。

無論如何，下定的決心，是不會因為這點小事而變卦的。

他將會拿出他畢生所學，是成是敗，就看明日了。

「那個……今天天氣還滿好的啊！」

「是啊，還好沒下雨，要不還真是挺麻煩的。」

「昨天的數學小考，妳覺得怎麼樣呢？」

「還好吧！就是最後兩題來不及作答，其他大部分都算出來了。」

江承望詞窮了，說是要用上他的畢生所學，但至今戀愛經驗仍為零的他，學識似乎並不怎麼豐富。

帶著要去探病的慰問品，江承望與趙映如走在寧靜的住宅區內。而正當江承望絞盡腦汁想著要找個比較有趣的話題時，小杉家已經到了，趙映如主動上前按了門鈴。

江承望扼腕地嘆了口氣。

「來了！」

不一會，一串腳步聲朝門口而來，來應門的是小杉的母親，得知兩人的來意後，她相當熱情地將兩人招呼到屋裡。

趙映如問：「阿姨，小杉他怎麼樣了呢？」

「大概是流感，這幾天都沒什麼精神……」林母邊走邊和他們說了下小杉的近況。不一會，幾人便來到了小杉的房門前。

「兒子啊！你同學來看你啦！」她伸手敲了敲門，並看向身旁的兩人，「他這會應該還沒睡，你們進去探望他吧！」

待林母離去後，兩人走進了房內，小杉正躺在床上滑手機，見到他們，相當開心地打了招呼。

「怎麼還特地過來看我啊？真是太不好意思啦！」小杉的臉色有些蒼白，雙眼下方也有塊明顯的烏青，甚至還肉眼可見地消瘦了些。

「你還好吧？怎麼就變成這樣了！」見狀，江承望與趙映如都感到有些驚訝。

小杉毫不在意地擺了擺手，「沒事，就是平常都不生病，猛然生一次病才會這麼嚴重吧……你們也別離我太近，我擔心會傳染給你們。」

見他的精神狀況看起來的確不太好，江承望與趙映如也就簡單和他聊了幾句，便準備離開了。

「再見啦！記得幫我將門帶上，我想要再睡一會……」小杉說著鑽進了被窩，不一會便發出了細微的鼾聲。

這就睡著了……這麼快？

見狀，兩人也就不再打擾，趙映如先出了房間，打算去和林母告別，江承望則跟在其身後。

「嘻嘻嘻……找到你了。」

腦袋後方似乎傳來了某人的笑聲，江承望轉頭一看，床上的人睡得正沉，不太可能說話。

是我聽錯了？畢竟，小杉的嗓音也不是那樣尖細……

雖然感到些許困惑，但神經頗粗的江承望，很快就將這件事情拋到了一旁，走出門外輕輕的將房門帶上……

因此，他沒看到房門關上的那一瞬，床上的人突然將眼睛睜開了，緩緩地扭過脖子，雙眼直勾勾地盯著少年離去的方向。